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十二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雍偉南
　　　　　　　　　盛翼進隣汝　叅閱

吳翰林疏

疏　　吳中行

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　元輔守制

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聖心兢惕，傳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軀，荷蒙　皇上作

養洪造思效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臣寮所當剌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即今日之大者要者爲 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顧命之

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為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即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臣人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

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衰經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　皇上必欲其遂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廟廊之上且責之以紆謨決策謂元輔戚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內賢者出　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

上有宜特賜予体貼人情

不以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夙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内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 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逖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疇以不避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譚巷議乎夫輿情未愜華面無庸而 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協丕式焉或者非其理也

元輔之爲賢輔弼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　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之。勿之有墜焉耳。宰予短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即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諍之後世譏之。乃內閣二輔臣皆題之疏

方以計聞。遂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

（臺省作諫詞更爲風節掃地）

疏。實爲贅辭。尤昧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

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

忍所不敢。而委婉迂遲。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不得

已俟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

進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夫 皇上無俞允之命。而

屢賚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諄懇

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也。夫 皇上有殊絕之恩。而

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則所望以卹其私

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　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況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責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錫極于兆民則　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為社稷為生靈而臣則謂　皇上寬俯容之者亦所以為社稷為生靈也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召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以嗜欲漸開而懈心生不以疆圉僅寧而侈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聖德日盛世道特隆凡元輔所深望者　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

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營塋。竣事趨朝。暫往遄來。以副倚注。斯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彝倫攸叙。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逆聖意。必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卽爲隱默。亦匪瘝

黷顧不優游淸華而敢于干犯雷霆哉然昭是非垂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託迹于簡冊以彰穢示懲孰若披陳于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蒭蕘之擇而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

沈　公集

沈思孝

遵祖制開言路以養士氣疏　開言路

臣待罪滁陽近接邸報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顧允

成等因御史房寰連章極力攻詆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乃不勝感憤其矢精白爲　皇上剖陳忠佞明辨是非夫三臣之言千萬人之公言也　皇上既洞察之俯俞之矣乃復以出位加罪褫其衣冠放之田里人心移惑士氣銷靡此邪正治忽所關其幾微其害大卒無一人爲　皇上言者臣受恩最深圖報靡所若徒畏權阿世不敢觸忌諱而緘默臣不忍也臣聞之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人臣之罪莫重於依違壅蔽則上下隔閡而忠良沮依違則朋比承望

而是非淆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敷奏又大明律一款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執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門但有阻當者鞫問明白斬又臥碑一款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蓋臺省之官專以言為責而諸衙門自職官以至士庶亦不以言為禁載在令甲昭若日星故民生利弊時政得失諫官言之庶官亦得言

之大臣言之小臣亦得言之使天下無不當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而後聰明益啟幽隱畢達此　祖宗之制為國家慮至深遠也夫何一二年間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譏察禁阻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約束教訓夫約束奔競等風可也而反約束其讜言直諫教訓忠良等語可也而反教訓其箝口緘脣此風一倡其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異日者萬一有權

奸大孽。機容重情。　皇上將何自而聞之。然則今所約束。所教訓。甚非社稷之利也。夫海瑞淸節峻献。廉頑激懦。　皇上召之畎畝之間。置之綱紀之地。舉一人以風四方。凡有血氣者。莫不頌　皇上明聖。顯忠旌直。與二帝三王同符媲美也。律瑞以中庸之道。稍嫌其過責瑞以通達之材。或非所長。然必有聖之時如仲尼者出焉。而後得以折衷之裁成之耳。彼房寰者邪鄙之夫。貪穢之行。醜顏師儒之任。大開賄賂之門。按閱乖謬。關節昭彰。東南已共見聞。非臣所敢指

摘者大抵寰之與璜如薰蕕異臭鴟鳳殊音不可同日語即四海之衆三尺之童能辨之而寰乃指正爲邪變白爲黑顯肆傾擠略無忌憚一疏不已再疏必勝此與情所共憤公論所大不平者顧允成等始入仕籍初受國恩遂能明目張膽披悃瀝誠於 皇上之前其心忠其辭直況慰留海瑞切責房寰 皇上之旨亦既行顧允成等之言矣行其言而復罪其人也何哉夫臣下之進言與 皇上之聽言但問其言之是非而已如其非也雖臺省宜罪何可以其有言

責而曲貸也如其是也雖芻蕘空採何可以其無言職而加譴也蓋盛世必廣求言之門而本朝原無出位之禁臣嘗歷稽掌故正統間歷事鄉舉士棟綱上中興要務當時遂蒙俞旨成化間初選庶吉士鄒智上袪邪直諫後世因稱名臣而觀攻進士之建言者如成化七年盧璣以史事奏成化二十二年敖毓元以星變奏及嘉靖初年張璁以議禮具疏凡此不遑縷數皆進士之未授官者並未聞以出位加罪也今用顧允成等之言而故罪之又因顧允成等之罪而

槩禁之未審於祖宗典章國家禁例果合乎否也此臣之所以不容於無言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亦嘗蒙出位之罪哉罪臣者不曰專事則曰好名然使舉朝俱不言事斯世盡不顧名將不知所底止矣臣之喋喋非敢有毫髮徇私背公市恩沽譽之念天地神明實鑒臨之伏乞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宸斷復顧允成等冠帶仍照資序選用務除壅蔽之習亟反依違之風庶人心不至邪僻士氣不至頹靡其有裨於邪正治忽之之机者或不小也臣無任激切隕越之

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何　剛慤人參閱

張鳳盤文集

疏　　　　　　張四維

乞申飭史職疏　史職

具官臣某等謹題爲懇乞申飭史職以光新政事准禮部行文該本部題覆翰林院編修張位奏前事議

照裁定史職係關臣題請查照本官奏內事理將一
應合行事宜詳行議擬上請題奉欽依行文到閣臣
等議得國初設起居注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
修撰編修簡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
非有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
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畧即如邇者纂修 世宗皇
帝 穆宗皇帝實錄臣等職在總裁一切編纂事宜
俱遵先朝故事不過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櫽括成
編至於仗前注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

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訪輯。又恐失實。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矧我 皇上以睿聖御極、光被四表、文明淵塞、超越古昔、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所據申明史職、光復 祖制、以備一代令典、在于今日、委不可缺、臣等祗奉明命、仰稽典憲、參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件、逐條詳列于後、伏乞宸斷、惠

賜施行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考禮儀定式凡遇常朝紀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是即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是即古隨仗入直紀事之意合行修復　祖制今後但遇常朝御皇極門用史官四員列于東班稍上各科給事中之前午朝御會極門用史官二員列於御座東稍南專一記注言動其遇郊祀耕籍幸學大閱諸大典

史館設官雖多惟編脩等官

乃為真史官也

禮亦用史官四員侍班隨衆紀錄其召見臣下若朝
堂公見史官二員如洪武儀至于不時宣召及大臣
祕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對
大臣自紀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經筵
日講諸臣既皆史官宜每日輪一人記注起居不必
另用侍班

此制備便可行

一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是以宋有諸司供報
史館之制國初日曆之記其制當亦如此今宜查復
舊規除內閣題稿并所藏諭劄詔勅等項臣等令兩

房官員錄送史館外仍行令六部等衙門凡論奏題
覆疏上即錄副一通其南京併在外衙門官員諸色
人等所上章疏科抄到部即錄副一通俱送閣轉發
史館紅本下科該科具寫旨意揭帖一本送閣轉發
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占候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
按月開報其錄副不必如副本揭帖格式但用常行
白紙高低以尺為度寫行楷書疏為一卷不論疏數
多寡併用一封筒釘緘送入

一逐日紀載所貴詳備諸司章奏浩繁須分曹並纂

方免遺失。所據直日史官、臣等擬每月輪日講官一員專記起居兼錄御製詔勅冊文等、及內閣題稿留中章疏、其六曹章奏、選年深史官六員、分爲二班。人纂二曹、每月一代。其分曹之法、須以繁簡相配、吏禮一、戶刑一。兵工一。如其日繁簡頓殊、不妨通融協纂一令次紀錄。以 皇上起居爲重。其他事務。亦以備異日之考求。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宣諭。直書聖語。御製詔勅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一應事體、除瑣屑無用。文義鄙通

六曹事務煩簡適

者稍加删竄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如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混淆。其或章奏之外。別有事蹟可垂勸戒者。如果聞見眞確。亦許據實備書。但不得輕聽訛言有妨傳信

開列此一段

史官得以加意博采矣

一東西十館。原係史臣編校之所。密邇朝堂。紀述爲便。今次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直日史臣四員。分居其中。一起居。二吏禮。三戸刑。四兵工。除典守謄錄人隨役同供事外。一應閒雜人等。不許擅入。其該館合

用紙劄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例分給相應書籍有此類費食俱以故事支自南閣司不問

一國史古稱為金櫃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館編完草稿裝為七冊一冊為起居附以論札等項六冊為六曹事蹟俱于冊面明白開寫仍書年月史官姓名以別史官姓名以杜私撰之弊送臣等驗訖即入小櫃標記封鎖歲終臣等題請令禮部都察院翰林院掌印官公同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先用禮部都察院翰林院印信標記封鎖臣等仍用文淵閣印

信標護之永不開視
一史館紀錄所用謄錄典守官吏臣等擬將見在史
館謄錄官選取勤謹善書者四員專謄祕密文字行
吏部選撥善書貼吏十二名專寫六曹章牘撥當該
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啓閉館門常川供事
一自 皇上踐祚今且三歷歲朔茲者曠典修復盛
德大業將來不患無述其二年以前言動起居與夫
諸大政令皆諸臣耳目習所聞睹相應追書謹錄以
一時失記恐久而愈難稽查故欲及時
補錄
傳萬世臣等擬令日講官自每日輪記起居一員仍

用一員史官三員照前供事外餘三員暫不更替俱常川在館將二年以前初政并力編纂務期詳贍以光盛典俟補完之日方俱依前擬定規制行

乞重修會典疏　重修會典

謹題為重修大明會典事准禮部手本該禮科給事中林景暘等具題前事本部覆稱我朝大明會典一書仿唐宋六典會要之遺意以昭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成憲至精至當顧其為書成於弘治之末年至今代更四聖歲踰六紀典章法度不無損益異同其

條貫散見于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艱于考據諸所援附鮮有定畫以致議論煩滋法令數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甚非所以定國是而一人心也嘉靖年間　世宗皇帝嘗命儒臣續修會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止未經頒布隆慶二年都御史孫應鰲請彙集嘉靖事例附入會典令給事中林景暘等復申前請委于攷理有裨合候實錄進呈畢日另行題請開館掄選儒臣分局纂修仍先行文各該衙門選委司屬將節年題准見行事例分類編

集呈送堂上官校勘明白候開館之日送入史館以備采擇等因萬曆二年五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照得 穆宗皇帝實錄進呈已久 世宗皇帝實錄目今編纂已完臣等刪潤功亦將畢催督善寫計歲終可以進呈所有編纂諸臣在館閒暇前項欽奉明旨續修會典一節委係昭揭 祖制齊一法守重務相應及時舉行合候命下容臣等查照弘治嘉靖年間事例擇日開館選官分局作急纂輯仍行文各該衙門照依禮部題准事理各將本衙門見行事例

委官編輯送館、其一應合行事宜、及合用官員職名、

容臣等陸續開具奏聞、

書

與王鑑川論封貢第五書　封貢

夜役至、領手敎及疏揭、知貢議有成說矣、但李寧未

歸、猶慮老把都去就不定、晦日之午、得二十六日所

發李寧稟帖、不覺欣躍、計疏議已發行矣、疏中事體、

可謂曲當、錢糧說破、昆善前後事體、剖判極分曉、事

定後、將前後疏議、幷諸案照及宣諭等劄依、日月次

成一編刻而傳之不唯使天下知事之始末心之勞悴且使嗣事者有所遵守也疏中所議貢期以聖節爲則名義甚正大但此事開端之始須爲久遠計如（貢期當令日後可以遵行永防須觀此論稱之）先帝聖節正在秋高馬壯之時亦足慮也愚意但令二月爲期三月後出邊永爲定例其聖節但令四酋一人或二人各獻馬或五匹或十四匹來賀餘小頭目免行庶無後慮耳阿力哥似未可遣去前老酋亦留（北人勤儉答孫來降者）丘富子足以相當但不知此夷其心去向何如須有以牢籠之不論在彼在此不論和戰皆有以得其用

爲妙老把都等夷使至不知齎有番文否來使必有說幸不惜詳示老把都既放史大官兒子還可省諭屬夷勿再偷彼馬自生釁端自議貢以來且數月近邊絕無抄犯老酋不但守信義亦見伊威令嚴齊舅須申戒諸邊不可見小貪得失信于虜也

與王鑑川論貢市第八書　貢市

部議既得旨不允復留連數日今晨始上大要皆如舅議唯貢使俱留邊此亦極便士大夫中無見識人（所以欲令虜使入朝者此邊臣欲示信于中朝也恐其入朝或別生事）多與目或虜由居庸入犯必競爲危言相射若虜使

絕不入則嘵嘵者無所藉口矣今早講筵中內閣面奏石老致詞謂北虜請和雖未可永保但得一年則有一年之便臣等以為當許　皇上荅云卿等議處停當行出而諸公俱欣欣相視亦勝事也此事今番大定矣且免小人閒言真是可喜但愣頗有杞人之憂今貢使有定額錫封有定員則禮部撫賞必有定則即如昨因那吉賣馬得利各帳物娘子即紛紛來求討將來之事不可不謹慮預防杜其端釁也互市雖以入貢為期或再本時說大交易在入貢時其時

常虜衆或三五來市，驗有俺答把都真正番文，亦許隨便與市，如此方妙。庶可久行，且無他虞耳。前見老把都與黃酋書，似皆有輕中國意，練兵厲馬，時不可忽。虜之畔盟，或五七年或十數年不可期，而我之防之當如在旦夕，庶有備無患，且可先事而伐其謀也

須知其必畔，則我之爲備有餘。

與王鑑川論貢市第九書　貢市

昨晨得三日書，併俺把二酋來文，知老酋久待，有不耐意，幸昨旨意早飯時即下矣，聖心爲此事甚切，前初二日部覆上時，令內使送至內閣傳旨云，此事

重大，疏內語多不能詳覽，卿等可仔細區處，雖多費
些賞賜也不妨，觀　聖旨拳拳若此，而卿尹中絕無
深誠念國者，眞所謂獨使至尊憂社稷也，今日貢議
之成，雖諸相贊翊斡旋，其實宸斷居多，可謂天幸，甥
廟議下肯此意正須與虜知之使之俾
意可明以此意告虜，說滿朝公卿，因爾節年犯邊，都
東邊臣則事体得宜操縱在我
不肯許封貢　皇帝說爾等犯邊，已申飭中外整兵
馬前來大閱，原要三五年間大行征伐，今爾等既知
效順，果是眞心，我爲天下主，南北百姓，都一樣愛惜，
可且依他，封他官爵，許他通市，若是日久恭順，自有

重厚撫賞若或變心那時再征伐他不難傳示各邊不要懈了邊備使諸酋畏威感德亦一機也昨部覆已擬如開元例市用廣鍋旋復中變甥與諸老言鍋是虜中日用所急恐求之不已況廣鍋京中甚多或他物聽民自用唯鍋官買與爲市禁民私市可也吉能一枝既附老酋求封恐不可獨遺使虜觖望而部議漫無定執此須舅相視機宜曲爲之處也天氣漸熱虜且過大青山避暑不知塞上待市有多少人馬各鎮須選集武勇嚴謹封守以示有備俺荅討二十

元寶一錠金老倉酋之意以趙全等換伊孫令縛數逆以此相抵也況所縛諸逆皆瑣細不足枚數如此板（此雖非制虜大畧要只[illegible]諸[illegible]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升萬衆竭中國之力不足致之矣不如明示不用則虜技窮矣若送至反難處也老把都頗有跳梁此虜恃其兵力不肯甘心不捨以覊夷爲事端或秋來欲糾土蠻侵薊耳須善偵之傳諭宣鎮諸將無生釁隙使得執以爲詞俟天祿再不遵至亦可疑也再待封貢後看虜情仍向前疏陳當差二通夜在渠營中渠肯容否把都情狀亦須爲老倉酋一言使之諭解仍嚴

禁史車二龕勿使復作梗也貢使留鎮城只說內裏熱恐伊不服水土生病貢期向後須爲活便方可久長并廣鍋及諸未盡事宜另可急上一疏以應明旨悉心區畫務求穩便可也今通好之始須預定規制恐戎心無厭後來肆其貪求與之則費不貲而財難繼不與則棄前好而生後怨矣

然向後撫賞亦以年而增矣

與王鑑川論貢市第十書　貢市

封貢旨意既下部咨閘已發行矣求封通貢夷使即須放入邊但吉能之使又須區畫耳側聞近因夷

夏通好。右衛大同城中。都有夷人往來買貨。公明出入。此須爲禁止。凡夷使須有各酋真正番文。當官驗明。方許入城。方關防可施。不然反側之地。驕宗降虜乘隙鼓煽。恐生他虞耳。又開市一節。衆議閧然。多謂不可。今雖處分已定。尚嘖嘖私議。固是見識短淺。亦因先年隨市隨搶。故多疑懼。今作事之始。最宜慎重。（此○兩○者○皆○是○撫○事○調○停○）務求十分停妥。商夷兩便。如夷人不利。將決裂而去（○落○難○）不顧後來。或華人不利。將怨謗橫生。訛言且起矣。甥意虜馬來多。商貨必不能給。須官爲區畫。或將該領

馬官軍預給以價，使入市收買，或預處物貨以給虜求，務使夷遂所欲，民不知擾。但不可行鎮巡，歷處鎮巡必行各道，各恭遊；各道行之州縣恭遊，行之部伍。其勢必至于坐派，坐派一出，公差人役抑勒需索，侵隱誆騙之弊百孔而出，必槩鎮人心騷動矣，此不可不預防也。但當三令五申，示以交易之利，臨市防範，須示以可恃，令之無恐。果夷遂所求，商得厚利，即不論來歲風聲一傳，四外人必爭趨矣。如此則異論可息，和議可久。俺酋似已歸心于具，或終無它虞。黃把

大抵既得作用，又全在此等處得宜。

二酋既得市號撫賞又獲通市之利必亦且顧戀不輕易割捨在我尤須時嚴修守練簡卒伍奮揚威略先事以懾其心杜其狂心與驕態果行之數年愈久而人愈趨之如遊東開元將永為中國利矣

復邵梅墩論河漕　河漕

承示河淮遷變之詳及所為弭患通漕之方晰如指掌夫闢崔鎮口以利黃水就故道入海之勢挑清河口令淮趨草灣而復建閘清河之北挽淮合河此殆今日石畫必不可易者第淮水既以清口高壅回注

山陽高寶灌浸新堤則淮揚民患極矣何不即濬清
口而與公南尋入江之道必有說也僕考黃河初時
上流多分支派故下流不甚遷徙自嘉靖中年支流
淤塞全河下注乃無歲不遷徙然彼時不唯不疏濬
支流反從而築堰障之惟恐復循故道者以二洪得
全河其通漕反利耳今二洪且壅欲河循故道而入
海若不開上流支派將歲無寧期且渦口近　祖陵
誠不可輕議若道皮寨孫家渡諸處疏其一二故渠
使伏秋水漲猛勢有所分洩庶下流安便不然總關

閘梐鎮口數百丈恐其湍怒未易馴也夫事當變遷營求之始不厭爲謀深遠唯高賢爲國忠慮則與日利賴無已極矣

與吳自湖論河復清口　河漕

辱劄論兼示河議俱領至教昨歲公原議欲還河故道與紆淮安患耳清河以北建閘引淮則爲漕道計也彼時正慮役巨費繁措手不易今河自歸故道淮自清口出下流仍與河合即漕舟稍紆曲然比之啓閉閘壩省力多矣民患國計兩得其便良有天助當

嘉靖末漕臣亦常建議、謂全河南注溢入清口。恐淤墊漸高。淮水不出、擬築堤障清口。引淮東行。自七里店入河、正慮近日之患。今河淮之合。復在清口東、乃昔人所欲不惜工力從事者也。此時伏秋發水期已過、河淮安流、則高寶湖水必漸稍減、堤工行見奏績耳。賢者獨勞、北山所以興刺、然公之茂猷嘉績、則固
聖心倚在久矣

復高鳳沂　亭障徭賦

再承臺札諄諄以亭障未繕、徭賦不均爲言、且毅然

圖所以固封守甦罷瘵之策，極知臺下爲山右安攘計，至深遠矣，無任欣戴。先朝以大同外障三關，不以邊論，故防守疎略。自正德嘉靖來，三關日多事矣，顧司封者卒卒謀目前，不遠慮，力亦不及，時亦不暇也。自虜款塞來，廟堂汲汲申飭，繕塞練武，爲未雨桑土計，且遣大臣閱視至再，其言三關修守詳矣，乃不知猶疎瘵若此。夫隱痼之疾，惟盧扁能知，人情偷安，稍勞之必生怨，故前人多捱日自釋以去。今臺下疾若已病，欲以瘵之，須自其要，且衡者先從事焉，尤必糧

凡事因循其弊皆坐此也

餉足犒賞豐使人役忘其勞乃爲善道第須先處錢糧耳其墩墻緩急修建次第大段西關山勢陂陀無甚高險且土多沙鬆易於頹壞必扼要據險使虜不能越且可久恃將必有道焉亦嘗有人稱種樹之說者弘正以前三關少警則林深勢阻耳自伐山道通遂不禁蹂躪今欲種之三年之久其果可蓄歟古稱榆塞柳塞以二木者易生且易林也惟臺下參酌之其均差役一節極爲疲民深害第所開州縣若屯留沁水猶在中上復有晁積潦累而未之及者或偶以

其年糧完多故耳。幸臺明虛心博訪，務求的確，亦有一州而東西異其肥磽。一縣而左右分其高下者。不可一槩論也。若沃土巖邑。即比常賦稍加。其又何害。則疲民之受益者多矣。語無倫次，唯臺明諒之。

（今天下所患在于常賦不均非必一一槩頃畫也）

復胡順菴

亭障

自虜市目下已告竣。其繕塞一節。三晉人終歲勤動。不息肩者。三四十年矣。方報完。復興役。心嘗疑之。博訪其由。則謂非盡虛文抵飾。良由地無水石，且土脈沙磧，築濬難而隳壞易耳。國初時邊地林木。一望不

（經畫勞費力倍而功少）（前賢常論之）

徹故虜患絶少。近日樹木砍伐淨盡。遂無限隔耳。故計莫如種樹。樹之速成。又莫如楡柳。僕因語古人楡塞柳塞之有由也。然種樹與築墻不同。築墻須密齊接續不可出入。若種樹則但視土之宜。木處多種之初雖斷續。久之成林。自然深厚相接。蓋取效不在一二年間也。

復那知吾 河池鹽法

在前池鹽不結。即將鹽課查豁。嘉靖七八年間。有鹽院題疏可驗。於時部覆宜大歲額。發帑金補之。隆慶

開池鹽不生，鹽院具奏，以帑藏空竭而邊供甚棘，本

之法院以因商又將使出課自此[illegible]

部乃創為預責商辦待池鹽盛生補給之說，迄今為河東大害，環中條數百里間富家無故破產若十室九矣。其實非法也，茲承明臺惻然動念，祈免逋課八萬，固為諸商大幸，若求長便，則帑金縱不能補發，或

運鹺行鹽以分多少備

如丘文莊所議，解鹽不生，將河南汝南等處用解鹽

備賞為引說

引暫行淮鹽，河北開封等處用解鹽引暫行長蘆鹽。陝西等處用解鹽引暫行靈州鹽，令三處解銀河東運司充課，待鹽生復舊，此亦通變一術也。今歲鹽花

未知此時何如，商困既極，若將來仍責預擁，不惟理有不通，卽力亦不敷，而勢亦不行矣

復戚南塘　浙兵

將軍智略輻輳，爲國虎臣，譬則干將莫邪，水割蛟螭，陸斬犀象，無不迎刃解者，南北奚擇焉，第曩時海上百勝之聲，著聞天下，比借重薊左，將長威不敢輕犯塞，既無所試其長技，而賢者所在，傍觀者又多責備焉，此與將軍無損亦不足介懷也，然古稱師克在和，建關北門而據厚南方此軍中所以有後言也然今南兵去家萬里，遠戍茲土，勢不得不加厚，聞卒乘

間頻嘖嘖以不均生怨心此當有以懷輯之耳（辛旋滑滑使不生變則成將軍爲節有法故平）昔高歡用鮮卑兵建績衣食倍于漢士其初相怨望甚而歡能開諭和諧之故卒無它虞今將軍開閫北門凡在統馭均其子弟亦奚有南北之辨要在辦集疆事而已故願善處乎此而銷其不平即煩言無足恤也

復郭環一

松潘虜情

承示松潘虜情伐謀之策臺下必有雄略豈章句生所能遙度但北虜耐寒四時衣旃裘西南山險林密水草沮洳或非其馳驅所便以愚度境外諸番爲所

驅掠勢不能抗而巢穴爲所奪失其生計欲避則無地可往欲入中國則必不見容乃導虜入犯一則欲委禍于我而偷以其間生息二則欲借虜力隨之入搶冀以失之虜者取償于我一則虜與中國搆得利則無損于番失利則士卒多傷勢且弱不敢孤懸處西裔必歸北而諸番之患遠矣此番情也若度虜情則搶番自其本志賓兎親俺荅子既奉約束豈其首先畔盟且階成厥罔之間北虜自來未至況于松茂此必無之理彼入果得利其士馬物故且不償失如

指畫番情盡此數語

大虜未嘗入川惟此一事然亦不至

戎遣糾疫中國犄之番角之並兩邊數千里瘁疲散之衆行所在爲敵之途豈致兩耳故虜不利入掠番利虜入掠凡言欲犯者皆番情也若虜果欲犯且潛踪匿跡使我不備豈明言月日至于再三哉果爾則虜亦無謀甚矣不足懼也然有一說番欲虜入必誘以物產之富盛告以兵力之脆弱虜動心焉而不能捨也又憚于渝盟失和市之利且懼爲俺酋所督過乃以虛聲恐喝與邊將啗之金帛渠可坐索重賄而且不妨和議耳今之應之固當中機宜而待之尤須

嚴備禦無論番虜逆順慎我自治之防俾無間可乘乃完道也。

復高鳳渚　制馭番虜

報代吏人至接臺諭其論關右四鎭之事詳矣僕家近汧隴西事亦頗得之耳目爲習切盡一貧讀書好名義時貢市。多其主持然亦貪狡多端情狀未易涯量非慾飽氣息者。須謹待之大數套虜。窩遁封疆嘉隆間我軍歲歲擣巢不適寧居其虜衆願貢市甚于中國此可保無變丙兎俺會孤孽。棄置西極其部落

甚寡。昨歲爲中國逋逃所誘，漸肆鴟張，箭門一加感詰，即恐懼遠去。此雖非革心，然實彈中國，非若靑把都滿五大等之桀驁也。番人以茶爲生，懸命中國甚重，年來爲此酋跳蹦，中國不能護，則固有所掠，屬者不至附虜爲中國患也。是將必有害爲彼人得者，然非事實也。此唯在階固等處文武官得人，保無他慮，而地方見連年多故，恐將來仍然，故先爲此說，冀爲異日免罪地耳，惟明臺鑒之。

復張蝸崍　杭城兵變

前以浙兵不靖，特煩臺駕南行，不意復與民變相值，

杭中士民在都者咸言若臺下入城遲一日即閭郡糜爛不可救矣諸狂狡乘兵變之後鬨官府莫如已何捍臂橫行百千爲黨眞有燎原不可嚮邇之勢臺下單車疾馳不挾寸兵一士況機默運霆擊電舉煙轟莫測豺狼鯨鯢駢首就戮使滔天撼地之兇頃刻澌滅何其神也僕誠願爲執鞭拜下風而未由已往者管兵負不赦之罪而挾莫測之勢危疑反側勝之既未能即欲結之亦未信也今臺下用以立功則彼既得自贖之路而在我可施有因之恩所以調停功

（華味本集外不見處置浙兵事例）

（此稍扎文條有微訛耶）

罪分別臧否銷前釁而圖後效者反藉是而獲長便矣臺下應變雄略眞與古名賢無異良佩良佩至于疏中所陳江南有司刻削太甚諸役悉怨民不聊生此乃海內同然僕久所疚心者希臺下渙然改易絃轍與浙人更始天下有式範焉此社稷福也

序

恭擬世宗寶訓序文　　世宗寶訓

朕聞我　皇祖肅皇帝在位時侍臣有請纂輯聖訓名之曰嘉靖政要者我　皇祖謙讓未遑且曰他日

朕身後史臣必書之嗚呼遊矣神衷其俟諸後者晰也茲者恭修寶錄成一代中興大烈巳可槩見朕仍命儒臣就中掇其睿謨偉製便於誦法遵舊例爲寶訓二十四卷親加裁覽益不勝仰止之思焉嘗觀前代人主訓辭可傳者無幾且往往出臣下擬撰惟我

世廟宸翰所撰比列聖爲多故序及之

皇祖淋漓灑翰頃刻千百言累牘連篇咸抒心所自得無假思構以之議禮議獄經國籌邊惟所施用直與執中精一之學相爲表裏其微詞奥義有前聖未發六籍未備者信定保之鴻謨作則之明訓也朕生

也晚不獲面承燕翼之謀然聆其緒言迦其遺範豈惟文章功業粲然具陳即精神心術之微亦有可仰窺萬一者蓋我　皇祖英資大畧本出于性生而典學崇儒又乾乾無一息之怠用能中天地爲綱常禮樂之主不偶然也夫三代有道之長其本在德澤其具在法度而救偏補弊隨時低昂則存乎人焉我

國家祖宗德澤在人二百年如一日顧法久而玩吏是時江陵當國意主綜核厲緣爲奸惟　皇祖揆時之宜乾綱獨斷故是篇所載深特堅持此意要之當年中興之功亦在是矣大要在綜名實飭修攘以興周官之法度而關睢麟

趾之意未嘗不存乎其中誠仁義並用長久之道已
朕屬承聖統深懼弗克負荷以忝先烈惟是揚謨纂
訓傳之無窮使繼今萬世子孫益知　祖宗德澤之
所由延法度之所以守紹庭敬止日愼一日此則予
小子一念覲揚之思亦我　皇祖惓惓以繼述望後
人之意也是爲序

送少司馬玉泉趙公奉召還關序　京營

玉泉趙公以少司馬撫晉之明年閭井大和卒乘輯
睦威信既昭虜奉約束惟謹　天子矚晉鄙無事乃

召公赴闕俾贊京營戎政夫公勤事于四方久矣自其釋褐登朝馳驅南北舟車且半天下姑無論已即如六官亞尹世稱儲秩士大夫宣勞在國于是少休焉過此則位望益崇責任滋繁劇矣公既忝列卿復出視漕政已又總師晉郊曾不獲一日自佚于佚茲者明天子賜環之命豈將以均勞與不然也蓋今六官之務任在常伯亞尹雖與聞焉受成而已故曰簡也若夫總　天子之六軍而督護之以尊內威外則少司馬有專命在而常伯不與與焉者其責任艱重負

與諸曹不同其勞則視諸在外宣力者更倍也聖
天子將飭治詰戎纘二祖之洪烈故妙簡才哲特
加委任不以勞佚論矣嘗觀自古有天下者莫不中
固封守崇嚴禁衛以示天下形勢此承平馴久則武
備漸弛振而理之又惟禁旅爲難勢也近代若唐府
兵號爲善制迨開元而微張燕公具文武材其出閫
邊塞簡軍實咄嗟間汰冗卒二十餘萬不勞餘力也
比經營禁兵則遲回四顧不得已而募武勇充行隊
焉一時亦暫改觀然未十年至使折衝府無兵可發

魚譜不用沱外患興議者乃歸咎彍騎之法爲不善

騎改而附兵弊也從來論者皆不能明見於此

假使當時不爲彍騎其能復貞觀沓上初制乎此難言也　國家定鼎都燕天下兵不當禁衛畿輔之衆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飼之慮至深矣景泰間始肇團營之制乃就伍中選果毅備征調優其衣糧時時練習之其後雖屢有廢更大較不相遠迄今營制團操兵額僅十萬餘兩往時團操伍缺有老家兵補之蓋取諸京衛所今京衛所皆懸空籍無一存而操兵且常不滿十萬之額東南漕糧不減于昔而度支僅

僅無羸餘。此其故有難究詰者矣。夫疆埸事誠難。然受 天子專鉞之命。伸縮在己。故豪傑之士能以事功自見。輦轂之下。其關係重于邊塞。乃積習之患。則未可驟治者。張燕公之在唐是已。玉泉公南淨海氛、北繫虜頸、其才畧勳望、表表著當代、 聖天子欲以作新禁旅。加意授任焉。則今之營兵、易耗蠹爲精勇、復 祖宗舊者、必于玉泉公見之矣、公雖入、惡能佚耶、公堅心直道、不異古人、其所至有成績、不獨以才美、故余于公斯行、服 天子知人之哲、且慶戎政之

積盤有瘳也

記

懷慶府修建河內縣河渠記　懷慶河渠

河內在中州稱沃壤。故賦入倍它邑。其地饒水泉浸灌之利。蓋沁水自太行南出由枋口而東會堯王泉。水又東丹水注之。丹沁之名古今甚著。堯王泉不見于傳記。徵之水經註。五行之阜。丹沁之間。有刊水出焉在野王西北疑即此水云。沁水之溉田蓋久。其易枋口以石門則自魏典農中郎將司馬孚始其表云。

雲雨由人。懽潦不困。民到于今賴矣。其後一見于唐河陽節度使溫造。嘗奏開懷州古秦渠枋口堰。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再見于元懷孟路總管譚澄。令民鑿唐溫渠溉田。然皆沁水也。其鑿丹河以利民。不知始于何代。考郡誌所載。沁水凡引爲支河者五。丹水凡引爲支河者十。獨莽王泉先未有引以溉者。然丹沁諸支河特其名稱存郡志耳。其渠堰湮廢水脉閼塞者且過半。故今河內民力稱凋敝于曩時。隆慶丁卯。文安紀大夫來視郡事。毅然以興

引河溉田大利也此文敘詳之

廢起疲爲任、繕城隍、均田賦、節財用、肅綱紀、百度駸駸舉矣、踰年値歲祲、大夫多方注措、謀所以佐百姓急者、或以水利告。大夫韙之。卽躬率僚屬升丘降隰。徧搜陳迹。質諸野老之識故實者。因得夫疏導興建之宜。精心內畫。具有成算。乃白之分守陳公、委郡倅臨汾喬君某司其事、徵丁夫于居民之瀕河者分其役、捐俸金百佐其費、儲賑濟穀四百餘石給其食、鍤畚既備、百里具作、工殫吏勤、晨昏有課、甫閱月而功告竣矣、葢凡大夫所開創渠河六。在沁水有曰通濟

河。曰廣惠北河。曰廣惠南河。在丹水有曰康濟河。曰普濟河。又引堯王泉爲惠民河。通濟即郡志所稱廣濟。水經所謂沁水南出爲朱溝水者。歷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入黃河。延二百五十餘里。意古秦渠唐溫渠大較此耳。夷塞積久。漫爲平野。于是浚而廓之。岸口以丈計者六。底半之。深十丈。其派引而旁出者十有四焉。中爲石鬧二。廣惠南北河。俱是濟源縣東石梯取水。岸口視通濟得三之一。底視岸口得四之三。深一丈。北河長四十二里。派河十。中爲陰洞二。大小

閘九南河長三十三里派河十有三中爲陰洞一橋二閘如派河之數二河俱復入沁康濟自趙家莊取水閘一丈五尺深半之派河十有一中爲石閘三橋四普濟自翠筠觀東取水闊二丈深得其十七派河十中爲石閘二石橋五陰洞三二河俱長三十餘里次第入于沁惠民自泉源取水闊七尺深倍之派河六中爲大小閘五長一十五里亦附廣惠北河入沁其舊丹沁支河之可葺理者悉爲之啓其塞暢其流焉由是四境之田無不受水利者河內喬尹翔鳳謂

大夫是舉且貽懷民百世利欲勒諸堅珉以垂示久遠迺纂述顛末屬史維記之夫河內自秦漢來民擅河渠之利其疏浚築捍防害永利當必代有作焉乃今上下數千載間溫節度潭總管之外無聞焉二公固表樹閎鉅餘豈緊無人特以紀述不存故耳且元史載總管功猶啧曰沁則丹水溉田不越勝國國初時耶今時作者名氏已遺佚不可槪知遠而千載下哉大夫並浚三河其興建視溫潭尤偉不慮後無聞第以作法貽遠欲使來祀可述儀鑒不遠當必于斯

文考焉大夫名誠字勉夫用工部郎出守懷慶起家己未進士云

延綏鎮修邊記　延綏邊防

延綏並北邊爲塞東起黃河塡而西接于寧夏境延亘千有五百餘里其繕塞爲垣實自靑城余肅敏公始當其時虜患未甚熾其垣堵庳薄取足限內外而已北虜入屯河南侵軼煩數肅敏所築垣歲久僅餘

（築邊墻者正以休士馬力得）

殘址正德中楊文襄公乃擬爲巨垣遏之與以時休

（用間用之者專以守保爲事則我反勞而虜反逸矣）

士馬力驅之北渡爲猷甚壯工方興文襄代去嘉靖

初王恭襄公視西師。度虜未可卽驅。而文襄所繕垣。去軍營遠。據守不易。乃尋肅敏故蹟繕之。畫爲三段自定邊而東至于龍城爲西段。自龍城而東至于雙山爲中段。又自雙山而東至于黃甫川爲東段。西段（叙險易明了）最爲虜衝其防禦之阻亦惟西段最急故役興自西段始。工未半。恭襄復代去。嗣是諸公葢皆相繼繕之。或數里而止。或十餘里而止。而前所築垣。間復隤壞葢自隆慶中。而西段之工始竣。其東中二區。不暇及也。然延鎮卒前此稱驍果爲虜所憚其爲守禦不專

恃地利近以虜數闖畿輔歲徵選鋒萬餘入衛者幾（其害由備口在于兵力而斷堡次之也）
二紀弃命往來耗敝且極虜瞯延卒不足悍靡歲不
內訌而五原北地閒蕭然不支矣今巡撫大中丞大
石張公初以臬使分巡榆西西路自邊垣外凡郡邑
屯衛其城多不足恃文武小吏至有露居無公宇者
公亟為經營之兼城二鹽池墾營田萬頃餘歲徵租
供軍費軍府用以强富已調公巡榆東復為葺城堡
飭公廨不啻西路然而自建昌抵黃甫川若干里邊
垣以成即王恭襄所畫東段地也 天子嘉公治西

事有積謂公任事忠乃進公中丞付以全鎮是時虜歸款恭約束不敢輒寇塞矣公益汲汲爲桑土謀若虜旦夕至者乃首增築鎮城崇視前加一倍闊三之重樓其四隅甃堞以磚其諸公宇倉庫學舍祠廟一切搆葺之於是繕鎮城以北邊垣西接鎮靖東連建安凡三百餘里葢恭襄所畫中段地也其地多水大小河無慮百餘且沙磧參雜甎千得土故前後無敢輒舉工者公周爰審視具有規畫凡石砌大河口二土築大河口四石券水洞牐門八十有三水口四十

有五。水眼五十有一。水道四百三十有二。由是汎濫衝決之患悉所不畏而全鎮亘北邊千五百里崇墉蜿蜒屹爲巨障矣是役也役軍丁不及三萬人三年而終事。用銀兩十萬二千有奇。公乃疏言其狀詔下司馬氏司馬氏曰榆塞邇虜且平土無關閡自虜匪茹建議者率先修守非一人非一朝矣而卒莫能舉事者則以延袤廣邈。工不可計日就役民衆而經費數耳。茲鎮臣能于三年中城千里塞。無加役。無厚費。法當徵實而大賚之以風諸鎮。 天子韙之特詔夏

官大夫往覈其績、於是備得公措置規畫之方、詞劄樽節之用、種種甚偉、　天子乃晉公右副都御史、錫之金幣、勉以修廢措疲圖畫戰守、用顯竟于前猷、益異典也、榆之文武耆彥總兵姜應熊、舉人馬希龍等以及屯隊閭閻父老子弟、感公保障功、且爲延人百世永庇、屬鎮人蔣恭榆浦崔公以手狀述公建創之詳及諸蒐卒乘、庀器械、完倉廩、固貯蓄、汰奸宄、豐軍實、諸嘉政至備、以余叨從太史後、祈識其事于石、俾其後世尸祝公者、有所考云、公名守中、山西聞喜縣

平陽府襄陵縣新建磚城記　襄陵建城

襄陵舊築有土城圍凡六里許、既庳且薄、不任防禦。其增崇培厚且環而甃之以磚也、則自今歲戊辰始、襄陵在河東爲壯邑、河東地險。塞北有太原雲中爲之外障、入皇朝二百年餘民不見烽警。故城池甲仗。所以禦侮計者。率散弛不理。列城皆然。不獨襄陵也。去歲丁卯虜乘邊慮之不戒、闖入偏老。蹂躪岢嵐間攻陷石州。殺擄極慘。遊騎且掠及霍州北境。于是河

東大震民回顧遑遑莫適保聚虜既去監司乃下檄諸郡邑築濬城池督促旁午惟時守令或浚財殫力民怨胥興或慢令愒時文書苟具武安宋侯方視襄陵事顧獨為之深遠慮曰設險禦暴卽在承平不可忘桑土計矧虜匪茹時耶廼相舊城繋其高二丈有二尺曰何庳也增而崇者五之一繋其厚四尺耳曰何狹也增而闊者五之三裹深邑也土脆易隤則為之陶磚而環甃之石其址經始于仲春之吉五閱月而工完用民力月不過一日凡費緡錢大約八千金

止耳初侯念役興費鉅顧帑無羨蓄而又不忍箕歛于民乃屬父老子弟而胥諭之俾各以力自効因捐俸百金以倡於是寮佐諸屬各出俸有差而卿官士民慨然樂輸有以千金自占者矣侯乃擇民之質實有幹局者數人司其出納吏胥絕不與事完官爲考覈朓朒而已其措置詳密號令明信情愛懇惻民用丕作方役之興也築始于東面役人則聞墻內若雷鳴者三悉有蛇出土隨以裂侯異之訊之父老爲祭姑射山龍神其異即止及是城成衆人以爲有神助

前言有當然其實不可沒也故此役詳

焉。余觀圖經。及寰宇志。載劉元海築陶唐金城時。蛇媼之異。竊謂語怪。乃今去其時千載餘矣。土人猶能識其神而變幻亦相若。得非山川融結。固有靈奧不測者耶。宋侯勤于民事。幽鑒于神。屹屹崇墉。成功不日。興大役而神人用和若此。亦何有于外侮哉。侯名之翰。余嘉靖乙丑春闈所舉士。又宦于吾土。故知侯爲深。且幸襄人之有永賴也。爲述其興建始末。俾後有考焉。

京師新建外城記　　京師外城

皇上臨御之三十二年，廷臣有請築京師外城者，參之僉論，靡有異同。天子迺命重臣相視原隰，量度廣袤，計工定賦，較程刻日。于是京兆授徒，司徒計賦，司馬獻旅，司空鳩役，總以勳臣，察以臺諫，與夫百司庶職，罔不祗嚴。迺遂畫地分工，授規作則，制緣舊址，土取沃壤，寮藩輸鏹，以賛工庶。民子來而趨事，曾未閱歲而大工告成。崇庳有度，脩厚有級，繚以深隍，覆以磚埴，門墉矗立，樓櫓相望，巍乎煥矣，帝居之壯觀也。夫易垂設險守國之文，詩有未雨桑土之訓，帝王

城郭之制。豈以勞民。所以固圉宅師。尊宸極而消奸伺者也。國家自 文皇帝奠鼎燕畿。南面海內。文經武緯。細大畢張。而外城未建者非忘也都城足以域民。而外無閑闌。醜孽敢干竊發。而征馬未息。故有待於我 皇上之纘緒。而覲揚之耳。夫以下邑僻陬。僅有百家之聚。莫不圍練垣寨。守望相保。況夫京師天下根本。四方輻輳。皇仁涵育。生齒滋繁。阡陌綺陳。比廬溢郭。而略無藩籬之限。豈所以鞏固皇圖。永安烝庶者哉。故議者酌時勢之宜。度民情之便。咸謂外城

當建夫亦思患豫防順時之道當然爾昔宋中葉武備弛矣而汴京平衍又非形勝之區其謀臣范仲淹議洛陽之城非可後者乃不見用我　國家方當全盛將帥如雲重關外峙而控山帶海又非汴京者比外城之緩急可知也我　皇上一聞廷臣之議即命共工建茲丕業是豈羣臣之見逖于仲淹實我　皇上軫念民瘼憂歷國體其視宋君之忽于忠計者萬萬不侔也以隆王者居重之威以奠下民安土之樂以絶奸醜覬覦之念豐芭貽謀苞桑定業不亦永世

滋大也哉嗚呼此固聖人因時之政不得不然者耳

末及此段深得体裁

要我皇上之心固將率土爲城寰海爲池怙冒入

荒而無此疆彼界者豈一外城之建能爲限量者哉

臣謹記